

胡適的「兩個凡是」

燈下集

《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》中，記錄了一則胡適有關「怕老婆」的笑話：笑話是從別人對胡適夫婦關係的「議論」引發的——有人打趣說，經過考證，胡適是肖兔的，而他的夫人江冬秀則是肖虎的，當然兔子見了老虎就要害怕。

對於別人對於自己夫妻關係的各種議論，胡適早就領教過。無論是從當初奉母命與江冬秀成婚，還是帶着這位纏過小腳、寫封信錯別字連篇、不會見過徽州之外世界的夫人來到新文化「聖地」的北京大学，為胡適行為叫好者有之，自然亦少不了不解甚至疑惑之人——一個留洋博士、新文化的領路人，又是如何處理好這家庭生活中的「二重奏」的呢？

其實，圍繞着胡適的家庭生活，尤其是胡適個人秘而不宣的個人情感生活，這些年海內外「好事者」已經發掘出不少材料。於是，在胡適所謂的「怕老婆」之外，亦有了不少新解讀。

那麼，胡適自己，又是如何「自圓其說」的呢？胡適二十年代初期的日記中，曾就高夢旦等友人對於自己不背舊婚約之舉而「恭維不已」，認為這是一件「最可佩服的事情」。換言之，胡適當時不僅在新派人物中獲得廣泛的尊重，在某些舊派人物中，亦未見肆無忌憚的詆毀，一個條件，就是胡適在婚姻上所作出的一個「大犧牲」。而胡適對此所做的解釋，則是「最討便宜」，原因亦很簡單，「當初我並不會準備什麼犧牲，不過心裡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」。「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，使這幾個人終生痛苦，我的良心上的責備，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。其實我家庭裡並沒有什麼大過不去的地方。這已是佔便宜了。最佔便宜的，是社會上對於此事的過分讚許；這種精神上的反應，真是意外的便宜」。

胡適說，對於他的舊婚約，「始終沒有存毀約的念頭」，這種說法或許是真的。但胡適之「懼內」，似乎亦是廣為人知。對此，文明涵養如胡適者，自然有其「懼內」的理論學說。在其晚年在台灣與友人的閒談中，他說出自己有收集世界各國家懼內故事的「偏好」，並從所收集的故事中得到一個「發現」，那就是「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國家；反之，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，都是獨裁的或極權的國家」。

胡適的「兩個凡是」理論上是否站得住腳，明眼人自然一目瞭然，無須多言。但胡適如此費心費力地去收集此等故事傳說，當然不是為了考察各國政治民主等。

而對於胡適「懼內」的真實性，並非沒有記者提出過「懷疑」——胡適去世前一年，就曾見到過一篇標題為《胡適之偽裝懼內》的報道。其中寫胡適留着江冬秀「作女皇」，「這是虛君」，「實權自在首相手中」。這樣的解讀，也實在有點意思。後來一些好事者刨挖胡適的婚外花絮，似乎亦可呼應上述說法——胡適在一個不毀約的幌子下，實在不時偷渡一下個人的情感，更何況還有所謂「深情幾十年」之類的說法，就更是坐實了胡適「實在是婚姻內的實權的首長」的說法。

胡適、江冬秀夫婦關係如何，本不關胡適學問乃至人格，自然亦不需龐雜人等置喙。不過稍微讀一讀胡適夫婦之間的「兩地書」，大致上對兩人之間的情感關係，應有一些了解。胡、江之間不屬於那種情投意合或者志同道合一類的新派夫妻，就跟《傷逝》中的子君涓生，也因此兩人之間，亦不會生發出什麼「傷逝」一類的感慨或者惆悵。他們就是生活夫妻——生活是一種比任何意義上的理論學說都需要時時面對的真實，在這裡，一時的作偽尚有可能，一生的作偽，就不免辛苦艱難。故而倘真有一生作偽者，也實在有去認真探究的價值，如果這樣的人與生活，真如胡適和江冬秀的話。

只是胡適的「兩個凡是」，在語言風格上不大像晚年胡適的風格，儘管在思想觀點上，倒確實有胡適思想的邏輯在。如果胡適不將自己的「懼內」，視為中國傳統意義上的「怕老婆」，也不是拙劣到模仿西方「紳士」禮儀夫人，而是現代人權意識與尊重女權與婦權的一種表現，這樣的堅守，就有飯後茶餘之外的意味了。

天南地北

翻開新版的北京地圖，發現筆者上中學時的學農基地——海淀區溫泉鎮已經在六環路邊上，北京城市規模的超速發展，已使三十年前的京郊鄉村變身為高樓林立、車水馬龍的喧囂之所，稻香荷花已基本絕跡。

溫泉鎮雖然不如相鄰的香山有名氣，但文史古跡亦不少數。鎮內之大舟塢村就頗有歷史。早在元朝，大舟塢附近就有一條河——白浮甕山河。一二九二年，水利學家郭守敬發現位於昌平龍山腳下的白浮甕，引白浮甕山河入「海子」（包括今日的什剎海、北海、積水潭和已經消失的太平湖），同時在城東主持開鑿通惠河。白浮甕山河是從上游補給通惠河。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在《白浮甕遺址整修記》中寫道：

「郭守敬始其事，開渠引水，順自然地勢，西折南轉，繞過沙、溝二河之河谷低地，經今昆明湖之前麌

山泊，流注大都城內積水潭。於是南來漕船可以直泊城中。今日新開京密引水渠，自白浮泉而下直達昆明湖，仍循元時故道，僅有小調整，足證當時地形勘測之精確。」

據學者考證，唐貞觀十九年（六四五年）設帶州

，太舟塢是帶州孤竹縣治下。後來「帶州」訛為「泰州」或「太州」，「孤竹」合音成了「務」。元代挖通了白浮甕山河，在泰州務附近設有船舶碼頭，乘船可以到甕山泊（現在的頤和園昆明湖），所以「泰州務」又稱「太舟塢」。明代宋彥《山行雜記》：「金山口度嶺至冷泉村，道旁皆水田，行二里許曰泰州務。」清朝，白浮甕山河依然暢通，人們可在黑龍潭口「乘船入市回」。民國年間稱為「太舟塢」，沿用至今。太舟塢的索家花園，是索額圖晚年被罷官後的居所。

索額圖之父索尼乃康熙初年四大輔政大臣之首

（其他三人是蘇克薩哈、遏必隆和鰲拜）。索額圖早

亞運持圖覓食西關

續紛華夏

筆者乘坐廣州地鐵一號線至長壽路站抵達西關覓食。出站後，沿着寶華路往前走，先經過「開記甜品店」和「寶華麵店」，接着路過「陳添記」。在寶華路盡頭處，向左轉入十甫路，然後到達

「南信甜品店」、「陶陶居」、「蓮香樓」、

依次經過「廣州酒家」、「銀記腸粉店」。

追溯潮流，廣州西關美食歷史悠

久。值得提的是，廣州西關十三行

在世界貿易和文化交

易史上有著重要

的地位。據介紹，一六八四年清政府

設立了粵、閩、浙、江四海關，廣州

十三行進入全盛時期，也繁榮了西

海關，獨留廣州海關，作爲唯一合法的中國對外貿易

口岸。自此，廣州西關十三行

進入全盛時期，也繁榮了西

海關，獨留廣州海關，作爲唯一合法的中國對外貿易

口岸。自此，廣州西關十三行